

來自前線的抗煞體驗

# 我們從來沒有如此相愛過

文 / 蔡尚穎

精神科加入 SARS 的醫療團隊的第一天，就必須照料因對父親口對口急救而染上 SARS 的小兄妹，兩人身心遭受如此重大打擊，包括我在內大家其實壓力都很大。這一週突如其來的打擊幾乎讓他們完全麻木了，他們總是用「有、沒有」簡短的回答我們這群陌生人所有關心的詢問，只有妹妹偷偷告訴我：她和爸爸感情很好，現在好像比以前勇敢，但是心理上還是怪怪的，和爸爸與死亡搏鬥的那一幕還會浮現，唯一的希望是在仁愛加護病房的媽媽趕快好起來。

兄妹剛來北醫附設醫院隔離病房，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敲開他們的心門，因為一下子發生太多事情，他們像受傷的兩隻小鳥，由溫暖的巢中忽然間在與世隔絕的病房內相依為命，大家雖說著不同的鼓勵和安慰的話，卻無法在他們的表情上得到回應。

5月17日星期六，過去每個週末都由爸爸開著休旅車載大家去爺爺家、外婆家和親戚相聚；這一天，卻因為哥哥病情有轉院需要，這對互相依存的兄妹有可能分開，哥哥的轉院可能又是妹妹另外一次與親人分離。我需要去說服他們分開，這是一個艱鉅的任務，並要讓從來不敢單獨睡覺的妹妹有心理準備一個人繼續住院隔離。我可能是師奶殺手，但絕不會是少女殺手，所以，當了14年的精神科醫師也沒有把握如何面對11歲的女生。

我決定不再繞著 SARS 詢問妹妹的身體狀況，改從「今天是星期六以前你們都做什麼？」開始，試圖進入妹妹以前美好的時光開始和她建立關係。然後我換一個方式讓她可以嘗試一個人住院，我告訴她：現在的狀況和第一集的「終極警探」很像，你就飾演布魯斯威利一個人被困在大樓內，我演那個在大樓外，用無線電協助布魯斯威利成功打敗敵人但素未謀面的黑人警察。所以，我會一直提供你各種情報，當你出院時，我一定會在醫院門口等你踏上返家的救護車，還好她看過這一部電影，這一招果然奏效。八天後，5月25日星期天的早上10點多我最後一次打電話給她：「我告訴你現在的狀況，醫院大門至少有4台以上的攝影機將對著你，你還記得「終極警探」的最後一幕吧！」。11點多救護車聲響起，載著她奔向另一段更艱辛的成長歷程。

我常常對自己以及來精神科求診的人說：「凡事都有好的一面」，從5月5日兄妹替即將斷氣的爸爸 CPR 那一刻開始，SARS 雖然摧殘這個甜蜜的家庭，但卻同時讓他們四個人彼此了解：「我們從來沒有如此相愛過！」(We may never love like this again! 這是70年代一部災難電影「海神號」的主題曲)。(作者為附設醫院精神科主任，本文轉引自「健康快遞」39

期) 8